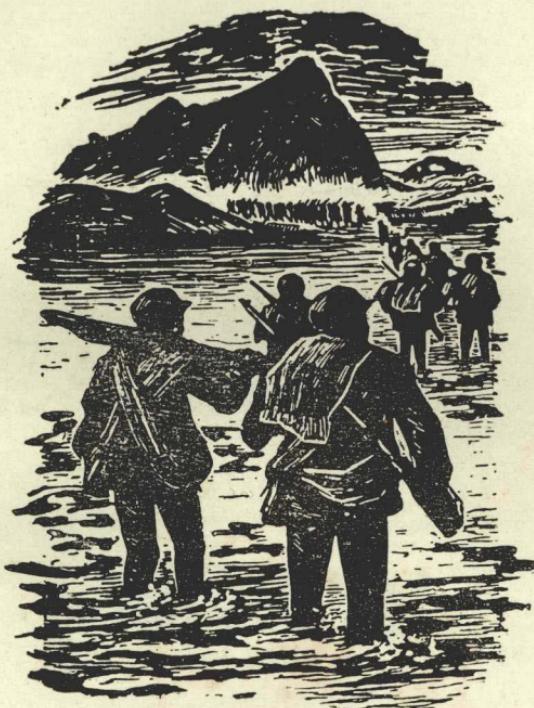


当代军事文学名著导读文库

保卫延安

(下)

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当代军事文学名著导读文库

保卫延安

(下)

施惠敏 编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(新)新登字 08 号

当代军事文学名著导读文库

保卫延安

(下)

施惠敏 编



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新疆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43.9 印张 878 千字

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7—5631—0835—1/G·475

全套(9 册) 总定价:49.50 元

目 录

第五章 长城线上	
六 虎口生还	125
七 突围回家	132
第六章 沙家店	139
一 彭总决断	139
二 钟松呓语	150
三 宝贵的一餐	154
四 大反攻的枪声	161
五 决策者对峙	164
六 酣战沙家店	170
七 痛悼战友	179
第七章 九里山	182
一 九里山狙击战	182
二 敌后进击	184
三 山洞邂逅	192
四 九里山告捷	198
第八章 天罗地网	200
一 戎马相逢	200
二 岔口会战	203
三 向劳山进发	205
下编：《保卫延安》导读	
一、杜鹏程及其小说创作	216
1. 杜鹏程及作品	216

2. 杜鹏程作品的剪裁特色	218
3. 杜鹏程作品的人物形象	223
4. 杜鹏程创造人物形象的技法	227
5. 杜鹏程小说的艺术特色	234
二、《保卫延安》的艺术成就	239
1. 《保卫延安》的创作及出版	239
2. 《保卫延安》的主要成就	240

六 虎口生还

周大勇率领部队、押着俘虏继续寻找自己的部队。他们发现南下的敌军，为了隐蔽，在山沟里蹲了一天：不能生火，没有吃喝，寒冷饥饿、疲劳和伤口煎熬着周大勇和受伤的战士。

太阳要压山了，一天快过去了。

敌人在山头点起营火。

“叭叭叭……”周大勇躺下去有四五分钟，就听见枪声。他打了一个冷颤，头发一根根直立起来！

周大勇刚跑出山洞，一阵猛烈射击，把他顶回来。他左右全是子弹打起的石块、土花。……原来，太阳刚落山的时光，李江田带上战士们摸上东山梁，准备接迎周大勇他们。可是他们一爬上山头，就看见敌人向周大勇他们躲藏的山洞进攻；接着，又碰见马全有他们。李江国让马长胜带一个班控制东山梁，另派一个班箝制住西山梁的敌人。他跟马全有率领其他战士们分作两股，从山上冲下来，不顾一切地向沟里的敌人扑去。敌人被这突然袭击搞得慌乱了。李江国抓住敌人的慌乱，让马全有带了一些战士在山洞上边掩护，他率领了一些战士们向山洞扑去，抢救连长和伤员。

他们把连长和伤员们抢救出来，边打边走，一直到上灯时光才摆脱了敌人。

他们向山沟深处走去。

夜,深不可测。

周大勇让卫生员把自己头上的伤口包扎以后,就站起来扶着一个战士的肩胛,向前走去。李江国死拉活扯好说好劝要把连长背上走,任凭你磨破嘴唇,周大勇老是个不搭理。周大勇总有这个信念:一个人再累,伤再重,只要他不倒下去,他就能走,能走就能打仗。如今,自己手和头擦破点,这算什么伤!再说,在艰难困苦中挣扎的战士们,哪一双眼不是瞅着连长呢?

他的腿软酥酥的,开头走的几步,该多艰难啊!每走一步就出一身汗。一种声音在他心里喊:“你走不动!”另一种声音喊:“我走不动,有这样的事?”每走一步,他快活的心情就往上升一节,因为每走一步,就证明他打了一次胜仗——战胜了伤口的疼痛,身体的疲劳,以及饥饿和寒冷。他快活的心情在增长,自觉的意志力量在全身有力地扩张——扩张到让人难以相信的程度。战争中,这种自觉的意志力量使人干出了连自己都惊讶的奇迹。有一次战斗中,周大勇从三丈多高的城墙上跳下去,接着,又蹦过一条小河,转眼又一口气用枪托揍倒了两个敌人。战斗打罢,他望着城墙、小河,独自失笑了:“出奇!打仗的时光,人从哪里来了那么一股子劲呢?”

地面上坑坑坎坎的,有的地方滑得象抹上油,一不留神就跌跤。周大勇低一脚高一脚地走着。他回想刚才经过的风险事……嗬,没有什么绝路,我们不是又杀出来了么?世界上,有什么痛苦和力量,能制服我们?没有。可是他一想到自己和伤员们从死亡里冲出来的时候,王老虎的形样就显在眼前。咳!老虎多半牺牲咯!也许,他经过一番风险也回来了。可能,很可能,战争中出奇的事是太多啦!

风吹着高粱叶嘶拉拉地响。蛐蛐儿发出短促的叫声。亮晶晶的星星眨着眼。夜，无比的安静。

王老虎苏醒了。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这个念头刚闪上脑子，他又悠悠忽忽地昏过去了。江天星星，瞧着英雄的挣扎，土地听到他的喘息。躺在这里的人，也许有种种想法和希望，可是这一切象是都要终结了！

过了两三个钟头，也许是过了两三分钟，他又恢复了知觉。感到自己还活着，心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生的欢乐。他鼓起心劲，象是要抓住那随时可以离开他的生命似的。他动了一下，口干舌燥，脑子发胀，天转地动；身上象被千百条绳子捆着，每一个汗毛眼都扎着一根钢针。胸部压着很沉重的东西，透不过气来。身子下边的血水把土才成了泥，粘糊糊的又湿又潮。头上渗出了冷汗，汗水冲着脸上的泥土，流到眼里流到口内。口里是咸的，眼里发涩。他想用手擦汗，但是两条胳膊象两根木头，一个个手指都象粗木棒，全身都是迟钝、机械、麻木的。

千奇百怪的裂痛，反倒使他清醒。他感到一种难受的血的压迫，真想把胸膛撕开。有一种什么东西在全身回荡、燃烧，接着来的是麻木而持续的疼痛。他极力思索着，各种乱滋滋的形样跟各种片断的印象闪过脑子，飘飘忽忽，不相联贯，象做梦一样……拚刺刀啦！什么人跟敌人拚刺刀啦？……这是什么地方？这不是安塞县真武洞吗？啊，这样多的人在开祝捷大会。

周恩来副主席向他走来了，彭副总司令向他走来了。周副主席和彭总眼里闪着又严肃又亲热的光，他们还伸出了手……“是呀，是呀，我就是王老虎……”突然又看见周大勇，同志们；那不是马全有？看，看，他脸上伤疤……激动的感情通过

王老虎全身。“我在战场上躺着！”他的思想回到今天的战斗上来了……那些印象、事情、形样还是飘飘忽忽的，尽力抓也抓不住……。

近处，一堆堆的蒿草在摇摆，象是有人影在移动；远处，团团的磷火，时而飞滚，时而熄灭。

“我一个人躺在这里？同志们呢？我象担任什么掩护任务？对，我捕死了几个敌人……同志们呢？……嗬，那不是连长……”他又一次感到非常快活。但是接着又感到一种阴森森的寒冷，一种可怕的恐怖袭击他。

这个浑身是胆的好汉，这个以沉着出名的英雄，这个钢铁铸成的人，感觉到一种没有经验过的孤单、害怕。他因为周围都是尸体而害怕？不，躺在尸体堆里，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十次。他是感到死亡临近而害迫？不，他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十次战胜死亡。对啦，这是因为离开了部队！

“啊，离开了部队，离开同志们，人就变得这样无力呀！是呀，指导员有一次讲课还说：‘有些人和同志们一道的时候，情况再险恶，他也有力量，因为他为大伙儿着想。可是当他让敌人包围或孤立起来的时候，他就失去了力量，因为他开始为自己着想’。我王老虎是这种人？不，不，我不是这种人。”

“必须离开这里！”这思想强固地控制了王老虎。

英雄的意志这样有力：他忘了满身的伤痛，感觉到精力非常旺盛。他摸着找寻枪。枪到哪里去了？他摸到了摔断的枪托。这枪托上的每个小记号，都该多熟悉啊！

他想着，只要能挪动一寸就能挪动一尺，有一尺就有一丈……挪动，挪动，只要能挪动，就会脱离危险。可是挪动一下，全身裂痛！口渴，渴，渴……咳！这又算得什么？他望着天空，

想辨别方向，想找北极星。啊！星星多亮啊！可是它为什么满天乱转，不停地跳动呢？

他爬着爬着，象是过了很长时间，可是还没爬出三尺远。他呢，倒觉得自己爬了好几十里路。

挪动这样迟缓，可是他心里紧张焦急得象跟敌人拚刺刀似的，他爬了多半夜，爬到一块流沙地里。流沙地里爬行起来还好：没有尖石子，没有蒺藜子，但是，在松软的沙土里，向前爬一尺向后溜五寸。他想起部队向三边分区进军时过的沙漠。唉呀，那沙漠呀，象一片大水一样，一直伸到天边。要是这也是一片大沙漠，那就算糟了。他的心颤动了一下，可是立即又想：“管他什么沙漠，我要往前爬，要往前爬！”突然他发现前边一团影影糊糊的东西，忽高忽低。“那是什么？是连长派人找我来了？”一想到这里，连队欢乐的生活，立刻又活灵活现地展现在眼前。“可是为什么那个黑影在原地不动呢？对啦，兴许那是敌人的警戒吧……”他仔细听着，毫无动静。他绕着那黑影爬到它侧面。啊，原来是一堆黄蒿，要不，就是一堆骆驼刺。他爬近一看，是一堆黄蒿。口渴啊，多难受的口渴啊，舌头又干又硬，鼻子里喷火！他用手把蒿草下边的沙刨开，果真找见了湿沙子。他把嘴捂在沙子里吸呀吸呀，什么水分也吸不出，但是脸挨着湿沙子倒怪舒坦的！他想抽烟。啊，那五寸长的小旱烟锅，到哪里去了呢？它在王老虎参加部队前的岁月中，它在他参加部队后的万里征战中，没有一时一刻离开过王老虎。它，是王老虎一切生活、思想和英雄事迹的见证者。啊，不能分离的小伙伴——旱烟锅，你到哪里去了呢？

一休息下来，全身的筋肉跟各骨节象割裂一样的痛。他昏昏悠悠，生命象是要离开他。而且它在离开他之前，还把它全

部的经历最后展示一下。二十九年的生活一眨眼就都闪过了。

一位手艺精巧的泥水匠,从蒋介石、阎锡山的奴隶变成了日本强盗的奴隶。奴隶是人当的?一九三九年他参加了贺龙将军率领的一二〇师,当了一名侦察员。在敌人戒备森严的太原城和汾河流域的县城内,他旁若无人地经常进进出出。他胆大包天的作为,神出鬼没的智谋,使敌伪汉奸终日惊恐不安。敌人把他看作是心腹大患,而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,他是三头六臂、刀枪不入的无敌英雄。当年,贺老总曾多次在“晋绥”举行的“群英会”上,拉着王老虎的手,对指战员和民兵英雄们说:王老虎是我们军队的光荣,人民的骄傲,是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象征。一次战斗中,子弹打穿了肺。他带上二等残废证,回到家乡,当了民兵。就是这时节,他受上了乡妇救会主任任冬梅。早早晚晚,两个人,唱着小曲,从前山转到后山,山连山川连川,柳荫下小河边,多少心腹话,说也说不完。一九四三年春季,王老虎跟冬梅正要张罗着成亲,敌人来了一次“奔袭”,把他们冲散了。他俩好长时间,谁也闹不清谁的下落。有一天,王老虎摸黑夜赶回村子。一阵射击把他顶出来,日本强盗在村里筑了炮楼。王老虎连夜翻了几架山,在沟渠里找到区政府的干部们,也找到了冬梅。

冬梅趴在老虎肩上,哭着说:“老虎,敌人把房子烧了,把家里人杀光了!你快上咱们部队去,逃出去一个算一个,我不死,总等着你!”

如今,冬梅该是二十六岁了。她还在等着王老虎。

血和力量的狂潮在王老虎全身涌流,生命的火烧得更旺了,英雄的意志振奋着他。王老虎咬紧牙向前爬。

突然,阵阵大风卷起黄沙围住他呼啸着,旋转着。他向四

处看，雾气腾腾。天空轰响着千百种声音。他闭住眼睛，一层厚厚的沙土盖在身上，他定定地趴下，只求风不要把他刮走！

他的衣服也让露水浸得透湿，打了一个冷颤，昏迷劲过去了。他睁开眼一看：太阳多亮啊！沙地里万点金光齐闪，怪耀眼的。前边不是密密实实的庄稼林吗？他向前爬，太阳一会比一会热。他爬到一块高粱地里，想：“这里有庄稼，那不远的地方就有人家……”新的希望带来新的力量。

风吹高粱叶沙沙地响，晶亮的露水珠从高粱叶上滚下来。各种小鸟在四野里叫。头上是一处蓝漾漾的天。啊，天是那样高，一朵朵云彩轻轻地擦着蓝天飘浮。他想啃高粱杆里的甜心，那是可以咂出很多甜水的。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，就常这样啃呀！他用手去扳高粱秆，嘿，两只手肿得有砖厚，手心里让刺刀割破的刀口，填满了沙土。肘子、膝盖都是血淋淋的。

不看倒罢了，一看可就全身软瘫了。突然，他听见骡马嘶叫的声音，接着就是脚步声。他从高粱林的空隙中望去，咦！原来是国民党的队伍在睡上过。他习惯地抓枪，可是哪里有枪呢？他恨自己：为什么不在战场上拣个手榴弹呢？唉，既不能自卫又不能动弹，睁大眼活生生地等死，世界上没有比这更让人难过的事了！他盯着敌人，满身的疼痛，都感觉不到了。他看见一个当官的用马鞭抽一个士兵的头。他看见那些士兵背的东西很重，躬起腰呼哧呼哧朝前走……伙夫挑着锅……驮炮骡子……突然，一个敌人士兵钻进高粱林，四下张望，向王老虎跟前走来。这怎么好呢？王老虎浑身通过了一阵震动。他圆瞪着眼，死死地盯着走来的敌人。

他想猛跳起来扑上去，可是身子不由自主啊！他想在身边找一根棍子，哪里会有什么棍子？好啦，好啦，他抓到一块石

头。他想:“行,有这块石头,我就要换他一条命。”出奇,那个士兵慌慌张张,丢下枪,脱去军衣露出了便衣。接着,就弯下腰,象兔子一样顺高粱林溜掉了。哎呀!原来是开小差的。王老虎正要爬着去拣那根枪,猛然,从旁边冒出来一个人,抢先拣去了枪,而且发现王老虎。

王老虎心里一惊,立刻又镇静下来,啊,这是个老乡嘛!王老虎朝后一看,还有几个妇女,蹲在高粱地里用手捂着孩子的嘴。他们也吃惊地瞧着王老虎。

王老虎低声说:“老乡!我是解放军……”他昏沉沉,象是他身下的大地化消了……掉到万丈深沟里去了……耳边还呼呼地吼风……。

七 突围回家

周大勇他们翻过两架山,顺着一条山沟向南走。突然,他发现两面山上都是宿营的敌人。敌人烧起一堆堆的大火,照得山头通亮。

战士们带着三十来个俘虏,抬着伤员,顺山沟悄悄摸去。他们走得非常快,但是没有一点声响。命令不断地从前面传下来:“不谁说话!”“不准抽烟!”

路随山转,周大勇他们从一条小山沟转到一条大山沟的时候,发现四面山上都有敌人烧起的火光,川道里也有敌人烧起的一堆堆的火。周大勇看了看周围的地形,他乐啦:部队向

榆林城进军的时候，经过这地方。这里向东南走四五里路就是陕甘宁边区的米脂县境。

一个小山岔里，有一片枣树林。他把部队带到那里。

周大勇对马长胜说：“我们要突出去。你把每个重伤员的担架检查一下，要扎结实，不要半道上出漏子。抬担架的人还要背自己的全部东西，因此要选身体强的战士。”

战士们，有的绑鞋带，有的收拾背包，有的摸着子弹带，看自己还有多少子弹。

部队正要出发，李江国报告：“连长，有两个重伤员牺牲了！”

周大勇直挺挺地站在黑暗中，没有吱声。他手里拿的一根很粗的树枝，一节一节地折断。咬紧嘴唇，直到出血。李江国当是连长没有听清，他又报告了一遍。

周大勇指着身旁的一棵树，低声说：“掩埋在这里！”

马全有象疯了一样豁开人，走近周大勇，报告：“连长，这是‘蒋管区’。埋，我们也要把自己的同志埋到陕甘宁边区的土地上。”他停了好一阵，又说：“连长，我们把牺牲的同志背上走。”

战士们争相说话；

“连长，我来背！”

“我来背！”

周大勇心里流血，眼里流泪，说：“同志们！全中国哪里没有埋葬烈士的骨头？”他用脚跺地。“这里，这里，就埋在这里。我们的同志，一个接着一个，为建立新中国牺牲了！为共产主义牺牲了！……掩埋在哪里也一样，谁也不会忘记战士们流的血！谁也不能忘记战士们受的痛苦！”他低沉的声音，使空气震

动。“我们忍受了多少难以忍受的煎熬！我们亲爱的同志有多少倒下去了！我们，我们用自己的血，把中国刷洗了一遍，我们……同志们！为人民而来为人民而去，这就是我们的志愿。”

李江国他们掩埋自己同志的尸体时，战士们热泪滚滚，持着枪向那把生命会出来的现场致敬！

黑暗，黎明前无边的黑暗。

大风卷着沙土，摇着树林，发出凄厉的吼声。伫立在黑暗中的战士们的衣襟，被风吹得飞起来。

周大勇绕着自己战友长眠的地方，沉重而缓慢地走了几步。他摸摸那新覆盖上去的湿土，万感交集。这里躺的人把自己的未竟这业，留给活着的人了！这里躺的人，把自己日夜不离身的伙伴——武器，留给同志们了！周大勇，永远，永远再也听不见他们对他说：“连长！有什么任务交给我。”周大勇，永远，永远再也不会看到他们那朴实而淳厚的容颜了！

突然，周大勇从一个战士的枪上拨下刺刀，把树皮砍去一块，作个记号。他在心里说：“亲爱的同志：我们一定还要来这里看你们！”他背靠那棵树干站着，长久地背靠那棵树干站着。

战士们掩埋了同志的尸体，刻下纪念的标志，抹着眼泪，擦着脸上的血。他们背负着历史的担子，祖国的嘱托，人民的苦难，自己的仇恨；他们，要继续战斗继续前进！

部队出发了。李江国用手枪逼着那个俘虏走在前边。那个俘虏一边作向导，一边回答敌人的口令。这样，周大勇和他的战士们，通过了几条小山沟，夜里四点钟的时候，他们走 在一条大沟里的道路上。

战士们一股劲地跑步前进，沙沙的脚步声和小河里流水声搅在一起。

敌人在川道里十字交叉的大路口，烧起大火。周大勇他们快跑到大火跟前的时候，敌人知响了，接着，枪声四起。敌人还到处打照明弹和信号枪，互相联络。

周大勇敏捷地左右看：两面山上都是敌人！他一手提驳壳枪，一手提手榴弹，低声朝后传：“准备手榴弹！”“跑步！”

战士们一口气跑过了川道，翻过一架大山，摆脱了敌人。

他们回到陕甘宁边区的土地上了。

战士们突然精神一振。他们兴奋而激动地凝视着山种和流水；这里的一草一木，都觉得无比亲热，连那光秃秃不生寸草的黄土干山，也是看不够，爱不够啊！

各种鸟儿在树梢枝头唧唧喳喳地叫。有几只喜鹊叫了几声，尾巴一翘，直冲东南飞去。高粱、糜子、谷子，今年长得不强，可是一眼望去还绿臻臻的。瞧，它随风摇，不是在向战士们打招呼吗？河槽里黄泥水滚滚东流，想必是河的上游下了大雨。河水不深，可是它奔腾、冲激着，一个个的大漩涡，展开了再向前奔流，河边飞溅一绺绺白色泡沫。河两岸被水淹没了的小绿草，露着头在水中挣扎。有几棵柳树，枝叶倒垂在河面上，浪花溅到树的枝叶上又淌下来。

陕甘宁边区的山川土地，要说多美就有多美！

周大勇迈开大步，走在部队最前头。他敞开衣服，一边舒畅地呼吸，一边用左手搓着胸前的汗泥。要不是河水发浑，他倒要跟战士们跳下去洗个澡。

有的战士踏上陕甘宁边区的土地，心劲更大了。他们边走边呼喊、唱歌。

周大勇看出来：苦战中取得的胜利，鼓舞着战士们，但是部队行列越拉越长了。不用问。有些个战士松了心劲，仿佛，

他们一踏上陕甘宁边区的土地,所有的力气也刚使尽。有的战士拉下去了,有的干脆坐下歇息起来。

周大勇返回去,走近两个坐下歇息的战士,说:“走啊,同志们。”

张耀武说:“连长,饿啊,我半步也走不动啦!两条腿呀……”

李六娃说:“连长,你看我的腿、脚!我胸脯的伤口!……连长,我再没有气力了!连长!你看这伤口……我知道,我不能和大伙就伴了……”

周大勇觉得两条腿有千百斤沉,里边有万千条小虫钻动,但是他听了这个战士的话,疲劳的感觉猛然消失了,只觉得心里一阵绞痛。他扶住李六娃的胳膊,说:“走啊,同志们。我知道你们,你们走得动!”

周大勇觉着两只脚象塞在开水锅里,又烧又痛。他把鞋子一脱,不看还罢,一看就倒抽了一口冷气;两只脚红肿,脚后跟裂开口子,那口子里钻进很多沙子;脚掌上打起了许多大血泡,一个挨着一个。他怕战士们看见,连忙转过身去。可是李六娃看见了,就说:“连长,你的脚肿得怕人!”

其他两个战士也连忙爬起来,问:“怎么啦?”

周大勇说:“没有什么!”

李六娃说:“没有什么?你总是说没有什么!”

一个战士把衬衣撕下一片,说:“来,连长,把你的脚包住。”

周大勇把两只脚板平放在地上,往起一站,用力一踏,噗哧一下,两只脚板上的血泡破了,溅出了血水。他说:“革命嘛,不流几身汗几点血还行?走,同志们,把你们的东西都给我背